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一

雜著

易說

此理塞宇宙誰能逃之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其蒙蔽
則為昏愚通徹則為明智昏愚者不見是理故多逆
以致凶明智者見是理故能順以致吉說易者謂陽
貴而陰賤剛明而柔暗是固然矣今晉之為卦上離
六五一陰為明之主下坤以三陰順從於離明是以
致吉二陽爻反皆不善蓋離之所以為明者明是理
也坤之三陰能順從其明宜其吉無不利此以明理

順理而善。則其不盡然者。亦宜其不盡善也。不明此理而泥於文畫。名言之末。豈可與言易哉。陽貴陰賤。剛明柔暗之說。有時而不可泥也。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非禮弗履。人孰不以爲美。亦孰不欲其然。然善意之微。正氣之弱。雖或欲之。而未必能也。今四陽方長。雷在天上。正大之壯如此。以是而從事於非禮。弗履。優爲之矣。此顏子請事斯語時也。泰之九二言包荒。包荒者。包含荒穢也。當泰之時。宜無荒穢。蓋物極則反。上極則下。盈極則虧。人情安肆。則怠忽隨之。故荒穢之事。常在於積安之後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臨深履水。參前倚衡。儆戒無虞。小心翼翼。道不可須臾離也。五典天叙。五禮天秩。洪範九疇。帝用錫禹。傳在箕子。武王訪之。三代攸興。罔不克敬。典不有斯人。孰足以語不可遠之書。而論屢遷之道也。

易數爲張權

一得五合而成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一得六合而成水。二得五合而成七。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故二

得七合而成火三得五合而為八天三生木地八成
之故三得八合而成木四得五合而為九地四生金
天九成之故四得九合而成金五得五合而成十天
五生土地十成之故五得十合而成土論五行生成
水合在一六火合在二七木合在三八金合在四九
土合在五十數至四而五在其中矣一與四自為五
二與三自為五二與三少陰少陽之裏也一與四老
陽老陰之裏也五數既見二得五為七三得五為八
故七為少陽八為少陰一得五為六四得五為九故
六為老陰九為老陽故七與八合其數十五六與九

合其數亦十五少陰少陽老陰老陽是謂四象論四
象則陰陽之少合在七八陰陽之老合在九六四象
成列十八在裏九六在表陰陽之分先裏後表故七
八為少九六為老四七二十八故二十八者少陽之
策四八三十二故三十二者少陰之策也易之為書
也不可遠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
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吾嘗言天下
有不易之理是理有不窮之變誠得其理則變之不
窮者皆理之不易者也水生數一成數六其卦為坎
坎陽裏而陰表水形柔弱蓋陰表也然本生於陽故

道家謂水陰根陽。火生數二。成數七。其卦為離。離陰
裏而陽表。火形剛烈。蓋陽表也。然本生於陰。故道家
謂火陽根陰。自水火之成數而言。則水六也。火七也。
水則為陰。火則為陽。自水火之卦而言之。水坎也。火
離也。坎則陽卦。離則陰卦。自坎離之卦而言之。則坎
月也。離日也。拘儒於此。將如何而言陰陽哉。五行相
得而各有合。蓋不止乎前二合而已。

又為連板
廣書

三奇者四四四也。三偶者八八八也。此老陰老陽也。
即乾坤之象。故不容有二。若少陰少陽。則各有三變。

此六子之象也。兩偶一奇。則四八八為震之象。八四
八為坎之象。八八四為艮之象。兩奇一偶。則八四四
為巽之象。四八四為離之象。四四八為兌之象。四象
生八卦。亦可見於此。

三奇四 為老陽變 三偶八 為老陰變

兩偶八 一奇四 為少陽變 兩奇四

一偶八 為少陰變 一二三四五五行生數六七

八九十五行成數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
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

生而未成不可用故用其成數三者變之始五者變之終故數至於五而變化具矣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莫非五也天數五一三五六七八九十也地數五二四六八十也生數五一二三四五也成數五六七八九十也三象著於三才五象上著五星下著五嶽總爲五方五方之形正分之亦四隅分之亦四五無分界故天有四時春木夏火秋金冬水而土寄旺四季孟子言四端不言信孔子嘗獨言信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又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又屢言主忠信醫家言六脈皆有胃脈人無胃脈則死亦此理也故四

爲數之大紀五在其中矣四營成易亦此義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四象者陰陽有老少謂老陽少陽老陰少陰也或曰六七八九爲四象即是老陽少陽老陰少陰也四者一體七八爲裏陰陽之分自裏始故七爲少陽八爲少陰六九爲表裏常少表常老故六爲老陰九爲老陽四者其本數也以四積之則乾坤之策見矣四六二十四每爻二十四策六爻積之則百四十有四故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四九三十六每爻爲三十六策六爻積之則二百一十有六故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一三五

七九則天之五奇也而其中爲五故五爲天中數二
四六八十此則地之五偶也而其中爲六故六爲地
中數十日者陽也乃二五之數十二辰者陰也乃二
六之數天中數爲十日地中數爲十一辰五音六律
亦由是也十日十二辰相配至六十而周故甲子六
十四六二十四四九三十六二十四是老陰之策三
十六是老陽之策老陰老陽相配而爲六十四七二
十八是少陽之策四八三十二是少陰之策二十八
與三十二相配亦得六十者陰陽相配之數也
三五以變錯綜其數

偶則齊數奇則不齊唯不齊而後有變故主變者
奇也一三五七九數之奇也一者數之始未可以言
變自一而三自三而五而其變不可勝窮矣故三五
者數之所以爲變者也有一物必有上下有左右有
前後有首尾有背面有內外有表裏故有一必有二
故曰一生二有上下左右首尾前後表裏則必有中
中與兩端則爲三矣故曰二生三故太極不得不判
爲兩儀兩儀之分天地既位則人在其中矣三極之
道豈作易者所能自爲之哉錯之則一二三四五總
之則爲數十五三居其中以三紀之則三五十五三

其十五。則爲洛書九章四十有五之數。九章眞位。縱橫數之皆十五。此可見三五者。數之所以爲變者也。九章自一至九而無十。然一與九爲十。三與七爲十。二與八爲十。四與六爲十。則所謂十者。固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間矣。雖無十而十固在其間。所謂十五者。五即土之生數。十即土之成數。然則九章之數。雖四十有五。而其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已在其中矣。由是觀之。三五之變。可勝窮哉。天地人爲三才。日月星爲三辰。卦三畫而成。鼎三足而立。爲老氏之說者。亦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蓋三者變之始也。

天有五行。地有五方。一二三四五。則五行生數。六七八九十。則五行成數。一三五七九爲天數。二四六八。十爲地數。易大傳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一與六爲合。蓋一與五爲六。故一六爲合。二與七爲合。蓋二與五爲七。故二七爲合。三與八爲合。四與九。五與十皆然。故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五爲小衍。五十爲大衍。蓋五者變之終也。參五以變。而天下之數不能外乎此矣。天地既位。人居其中。鄉明而立。則左右前後爲四方。天以氣運而爲春夏秋冬。地以形處而爲東西南北。四數於是乎見矣。然後有四方中與

四方於是爲五。故一生水而水居北。二生火而火居南。三生木而木居東。四生金而金居西。而五生土而土居中央。

學說

古者十五入大學。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此言大學指歸欲明明德於天下。是入大學標的格物致知是下手處。中庸言博學審問謹思明辯是格物之方。讀書親師友是學思則在已。問與辯皆須在人。自古聖人亦因往哲之言。師友之言乃能有進。况非聖人豈有自任私知而能進學者。

然往哲之言因時乘理其指不一。方冊所載又有正偽純疵。若不能擇則是泛觀。欲取決於師友師友之言亦不一。又有是非當否。若不能擇則是泛從。泛觀泛從何所至。止如彼作室于道是用不潰于成。欲取其一而從之則又安知非私意偏說。子莫執中孟子尚以爲執一廢百。執一廢百豈爲善學。後之學者顧何以處此。

論語說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與過不同。惡可以遠。免過不可以遠。免賢如遠。伯玉欲寡其過而未能。聖如夫子。

猶曰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况於學者豈可遽責其無過哉至於邪惡所在則君子之所甚疾是不可毫髮存而斯須犯者也苟一旦而志於仁斯無是矣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道者天下萬世之公理而斯人之所共由者也君有君道臣有臣道父有父道子有子道莫不有道惟聖人惟能備道故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為父盡父道為子盡子道無所處而不盡其道常人固不能備道亦豈能盡亡其道夫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田野隴畝之

人未嘗無尊君愛親之心亦未嘗無尊君愛親之事臣子之義其端在是矣然上無教下無學非獨不能推其所為以至於全備物蔽欲汨推移之極則所謂不能盡亡者殆有時而亡矣弑父與君乃盡亡之時也民之於道係乎上之教士之於道由乎己之學然無志則不能學不學則不知道故所以致道者在乎學所以為學者在乎志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孟子曰士尚志與志於道一也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聖人之全德也臯陶謨之九德日嚴祗敬六德則可以

有邦日宣三德則可以有家德之在人固不可皆責其全下焉又不必其三苟有一焉即德也一德之中亦不必其全苟其性質之中有微善小美之可取而近於一者亦其德也苟能據之而不失亦必日積日進日著日盛日廣日大矣惟其不能據也故其所有者亦且日失日喪矣尚何望其日積日進日著日盛日廣日大哉士志於道豈能無其德故夫子誨之以據於德仁人心也從心所欲不踰矩此聖人之盡仁孔門高弟如子路冉有之徒夫子皆曰不知其仁必如顏淵仲弓然後許之以仁常人固未可望之以仁

然亦豈皆頑然而不仁聖人之所為常人固不能盡為然亦有為之者聖人之所不為常人固不能皆不為然亦有不為者於其為聖人之所為與不為聖人之所不為者觀之則皆受天地之中根一心之靈而不能泯滅者也使能於其所不能泯滅者而克之則仁豈遠乎哉仁之在人固不能泯然而盡亡惟其不能依乎此以進於仁而常遺乎此而沒於不仁之地故亦有頑然而不仁者耳士志於道豈能無其仁故夫子誨之以依於仁藝者天下之所用人之所不能不習者也游於其間固無害其志道據德依仁而其

道其德其仁亦於是而有可見者矣故曰游於藝

孟子說

志壹動氣此不待論獨氣壹動志未能使人無疑孟子復以蹶趨動心明之則可以無疑矣壹者專一也志固爲氣之帥然至於氣之專壹則亦能動志故不但言持其志又戒之以無暴其氣也居處飲食適節宣之宜視聽言動嚴邪正之辯皆無暴其氣之工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一句勿忘勿助長也是一句下句是解上句孟子中有兩正字同義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一也言語必信非一也行也一也勿正字下

有心字則辭不虧勿忘字上無心字則辭不贅此但工於文者亦能知之必有事焉字義與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事字義同

孟子知言一段後人既不明其道因不曉其文強將詖淫邪遁於揚墨佛老上差排曰何者是詖辭何者是淫辭何者是邪辭何者是遁辭不知此四字不可分諸子百家所字乃是分諸子百家處蔽陷離窮是其實詖淫邪遁是其名有其實而後有其名若欲曉詖淫邪遁之名須先曉蔽陷離窮之實蔽陷離窮是終始淺深之辯非是四家學有所蔽則非其止故曰

設辭必深陷其中其說必淫故曰淫辭受蔽之初其
言猶附著於正其實非正故深陷之後其言不能不
離於其所附著故曰邪辭離則必窮窮則必宛轉逃
遁而爲言故曰遁辭故蔽而不解必陷陷而不已必
離離則必窮窮而不反於正則不復可救藥矣孟子
之闢楊墨但泛言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初不向楊
墨上分孰爲詖孰爲淫孰爲邪所以論語有六言六
蔽論後世學者之蔽豈止六而已哉所以貴於知其
所蔽也總而論之一蔽字可盡之矣荀子解蔽篇却
通蔽字之義觀論語六言六蔽與荀子解蔽篇便可

見當於所字上分諸子百家

偏皜潔白也濯以江漢暴以秋陽其潔白不復可加
矣言夫子之道如此非有若私智杜撰者所可勘矣
也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二

雜著

武帝謂汲黯無學

汲黯進積薪之言武帝爲之默然必有所中矣已而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人將求勝乎人以自信何患無辭謂黯無學未必不可武帝亦安取學而議人哉太史氏推原其故謂黯褊心不能無少望果足以知黯之心乎始遷滎陽令病歸田里後拜淮陽太守伏謝不受印及召見則曰巨願爲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卒不得請過李息曰黯棄

居郡不得與朝廷議勉息早言張湯後之人誰實爲
知黯者必信褊心之言此與兒童之見何異使視東
越相攻不至而還曰不足以辱天子之使使視河內
失火曰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河南貧民傷水
旱便宜持節發粟以賑之請歸節伏矯制之罪天子
招文學儒者告廷臣以所欲爲則對曰陛下內多欲
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
而罷朝群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
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
辱朝廷何渾邪降漢二千乘從民貫馬民匿

馬馬不具欲斬長安令則爭之渾邪至賈人與市者
生當死五百人則爭之弊中國以事夷狄庇其葉而
傷其枝之言誰能易之謂公孫弘徒懷詐飾智以阿
公主取容謂張湯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
真以勝爲功淮南謀反說公孫弘等如發蒙振落耳
獨憚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卒以不敢若黯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雖然張湯更定律令可斥
也何必曰高皇帝約束爲哉武帝之事四夷非也何
必曰與胡和親爲哉此等皆黃老言誤之也學絕道
喪老氏之說盛行於漢黯不幸生乎其時亦沒於是

雖然學老氏者多矣如黯之質固自有老氏所不能
沒者惜哉其生弗逢時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
之謂不知務末哉武帝之所以求勝於黯者乎帝自
為太子時固已憚其嚴矣即位既久大將軍青侍中
帝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或時不冠至黯見不冠
不見也嘗坐武帳不冠黯奏事避而使人可之莊助
為黯請告論黯之長帝然之且曰古有社稷臣黯近
之矣為中大夫固以切諫不得久留出守東海大治
帝聞而召之列於九卿湯敗帝聞黯與息言則抵息
罪今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其卒也官其弟至九卿官
子至諸侯相武帝之不能自克不樂於黯之切諫
也然其心之靈不能掩沒有以知黯者未必不愈
於後世吠聲之人也及其遂非而求勝則是心之靈
或幾乎熄矣此孟子所謂終亦必亡而已者也然則
生弗逢時者豈不大可惜過而求勝者豈不大可畏
哉

張釋之謂今法如是

張廷尉當渭橋下驚乘輿馬者以罰金文帝怒張廷
尉爭以為不可更重是也然謂法者天子所與天下
公共也今法如是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方其

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平也一
傾天下用法皆為輕重則非也廷尉固天下平也天
子獨可不平乎法固所與天下公共也苟法有不當
為廷尉者豈可不請之天子而修之而獨曰今法如
是可乎虞書曰宥過無大周書曰乃有大罪非終乃
為青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縣人聞蹕匿
橋下又謂乘輿已過而出至於驚馬假令有敗傷亦
所謂有大罪非終乃為青災適爾是固不可殺釋之
不能推明此義以祛文帝之惑乃徒曰法如是此後
世所以有任法之弊而三代政刑所從而亡也

雜說

皇極之建彛倫之叙反是則非終古不易是極是彛
根乎人心而塞乎天地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
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是非之致其
可誣哉雖然苗民之弗用靈當堯之時則然矣逮舜
受終而未有格心乃竄之于三危又數十載而禹始
受命爰有徂征之師夫以堯舜之聖相繼而臨天下
可謂盛矣蕭韶九成鳳凰來儀而蠢茲有苗侮慢自
若不要諸舞干七旬之後而論於其不恭自賢之日
則違應之理殆無證於此矣周自后稷積仁修德其

來遠矣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商
之頑民乃至三世而弗化天之所以與人者豈獨缺
於是乎苗頑之於唐虞商頑之於成周可諉曰寡鄉
原夫子所惡也而人皆悅之楊墨孟子所闢也而言
者歸之夫子受徒久矣而顏淵獨為好學其後無疑
於夫子之道者僅有曾子夫子沒而子夏子游子張
乃欲強之以事有若自夫子不能喻之於其徒曾子
不能喻之於其友則道之所存亦孤矣嗚呼是非之
決于其明不于其暗衆寡非所決也苗民之未格商
民之未化鄉原之未知其非楊墨之未歸於儒子夏

子游子張之徒未能克己而復禮彼其私說詖論可
勝聽哉揆之至理則是所謂不善者也是所謂不明
者也是其所以為非者也苗民之格商民之化鄉原
而知其非楊墨而歸於儒子夏子游子張之徒一日
克己而復禮則是非之辯判然明矣是理之在天下
無間然也然非先知先覺為之開導則人固未免於
暗故惟至明而後可以言理學未至於明而臆決天
下之是非多見其不知量也純乎其善純乎其不善
夫人而能知之也人非至聖至愚時非至泰至否固
有所不純有所不純則其大小本末輕重多寡表裏

隱顯始卒久近劇易幸不幸之變非至明誰能辯之
有善於此至大至重宜在所師宜在所尊而以其有
不善焉而其善不遂其事不濟舉世莫辨而反以為
非反以為懲豈不甚可歎哉

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
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是不正
此事皆在其心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然心念之過有可以形迹指者有不可以形迹指者
今人有慢侮人之心則有慢侮之容慢侮之色慢侮
之言此可以形迹指者也又有慢侮人之心而偽為

恭發容色言語反若莊重此則不可以形迹指者
深情厚貌色厲而內荏者是也可以形迹指者其淺
者也不可以形迹指者其深者也必以形迹觀人則
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非惟念
慮之不正者有著於形迹有不著於形迹雖念慮之
正者亦有著有不著亦有事理之變而不可以形迹
觀者亦有善不善雜出者如此干之忠則可見如箕
子佯狂微子適周不可謂之不忠如曾子之孝則可
見如舜不告而娶不可謂之不孝此是事理之變而
不可以形迹觀者如匡章之得罪於其父乃在於責

善此是善不善雜出者通國皆稱不孝則便見匡章
不得孟子乃見得他善不善處分明故與之遊又從
而禮貌之常人不能知此等處又未足論世固有兩
賢相值而不相知者亦是此處如老泉之於王臨川
東坡之於伊川先生是也

堯舜文王孔子四聖人聖之盛者也二典之形容堯
舜詩書之形容文王論語中庸之形容孔子辭各不
同誠使聖人者並時而生同堂而學同朝而用其氣
稟德性所造所養亦豈能盡同至其同者則禹益湯
武亦同也夫子之門惟顏曾得其傳以顏子之賢夫

子猶曰未見其止孟子曰具體而微曾子則又不敢
望顏子然顏曾之道固與聖人同也非特顏曾與聖
人同雖其他門弟子亦固有與聖人同者不獨當時
之門弟子雖後世之賢固有與聖人同者非獨士大
夫之明有與聖人同者雖田畝之人良心之不泯發
見於事親從兄應事接物之際亦固有與聖人同者
指其同者而言之則不容強異然道之廣大悉備悠
久不息而人之得於道者有多寡久暫之殊而長短
之代勝得失之互居此小大廣狹淺深高卑優劣之
所從分而派輩等級之所由辨也

書疏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
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
三十六度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八十一度強天體
隆曲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
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
至行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
一百一十五度從夏至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
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
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
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

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去極遠處兩
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畧也

苟無所蔽必無所窮苟有所蔽必有所窮學必無所
蔽而後可學

不親師友則太玄可使勝易

主於道則欲消而藝亦可進主於藝則欲熾而道亡
藝亦不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厭以欲忘道則惑而
不樂

有有志有無志有同志有異志觀雞與彘可以辨志
繫猿檻虎可以論志謹微不務小志大堅強有力沉

重善思

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東南西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近世尚同之說。甚非理之所在。安得不同。古之聖賢。道同志合。咸有一德。乃可共事。然所不同者。以理之所在。有不能盡見。雖夫子之聖。而曰回非助我。啓予者。商又曰我學不厭。舜曰予違汝弼。其稱堯曰舍己從人。惟帝時克。故不惟都俞而有吁咈。誠君子也。不能不害為君

子誠小人也。雖能不失為小人。

宇宙內事是己分內事。己分內事是宇宙內事。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黃道者日所行也。冬至在斗。出赤道南二十四度。夏至在井。出赤道北二十四度。秋分交於角。春分交於奎。月有九道。其出入黃道。不過六度。當交則合。故曰交蝕。交蝕者。月道與黃道交也。

聖人固言仁矣。天下之言仁者。每不類聖人之言。仁聖人固言義矣。天下之言義者。每不類聖人之言。義聖人之言。知道之言也。天下之言不知道之言也。知

道之言無所陷溺不知道之言斯陷溺矣
右賢而左能德成而上藝成而下

道行道明則恥尚得所不行不明則恥尚失所
所得者本心也恥失所者非本心也聖賢所貴乎恥者
得所恥者也恥存則心存恥忘則心忘

于寶晉論有
恥尚失所之

說

求處情求處厚求下賢欲行浮於名恥名浮於行

因讀表記
書此語

邪止純雜係念慮清濁強弱係血氣

朱均管蔡志不變也非質不可變也苗格崇降聖

有以變其志也

後世知有事而不知有政知責詳於法而不知責詳
於人

學者規模多係其間見孩提之童未有傳習豈能有
是規模是故所習不可不謹處乎其中而能自拔者
非豪傑不能劫於事勢而為之趨向者多不得其正
亦理之常也

道譬則水人之於道譬則蹄涔汚沱百川江海也海
至大矣而四海之廣狹深淺不必齊也至其為水則
蹄涔亦水也

常人所欲在富君子所貴在德士庶人有德能保其
身卿大夫有德能保其家諸侯有德能保其國天子
有德能保其天下無德而富徒增其過惡重後日之
禍患今日雖富豈能長保又况天生民而立之君使
司牧之故君者所以爲民也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
民行仁政者所以養民君不行仁政而反爲之聚斂
以富之是助君虐民也宜爲君子之所棄絕當戰國
之時皆矜富國強兵以相侵伐爭城以戰殺入盈城
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故孟子推明孔子之言以爲率
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推論旣明又斷之曰人
臣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
次之孟子在當時所陳者皆堯舜之道勉其君修德
行仁勸之以閒暇之時明其政刑自謂以齊王猶反
乎可使孟子得用必能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其朝
耕者皆欲耕於其野商賈皆欲藏於其市行旅皆欲
出於其塗天下之民盡歸之則無敵於天下矣此理
甚明效可必至當時之君徇俗自安不能聽用其說
乃反謂之迂闊可謂不明之甚也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三

講義

白鹿洞書院講義

某雖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而頑鈍踈拙學不加進每懷愧惕恐卒負其初心方將求鍼砭鐫磨於四方師友冀獲開發以免罪戾比來得從郡侯秘書至白鹿書堂群賢畢集瞻覩盛觀竊自慶幸秘書先生教授先生不察其愚令登講席以吐所聞顧惟庸虛何敢當此辭避再三不得所請取論語中一章陳平日之所感以應嘉命亦幸有以教之子曰君子

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已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辯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辯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辯也而今世以此相

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但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辯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

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
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
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毋負其志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
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
日丁亥熹率寮友諸生與俱至于白鹿書院請
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
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
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
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

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
乎其可不迷於人德之方矣新安朱熹識

大學春秋講義

淳熙九年八月十七日

楚人滅舒蓼

聖人貴中國賤夷狄非私中國也中國得天地中
和之氣固禮義之所在貴中國者非貴中國也貴
禮義也雖更衰亂先王之典刑猶存流風遺俗未
盡泯然也夷狄盛強吞并小國將乘其氣力以憑
陵諸夏是禮義將無所措矣此聖人之大憂也楚
人滅弦滅黃滅江滅六滅庸至是又滅舒蓼聖人

悉書不置其所以望中國者切矣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食之既者二日之食與食之
深淺皆歷家所能知是蓋有數疑若不為變也然
天人之際實相感通雖有其數亦有其道昔之聖
人未嘗不因天變以自治荐雷震君子以恐懼修
省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
是所以修其身者素矣然荐震之時必因以恐懼
修省此君子之所以無失德而盡事天之道也况
日月之青見於上乎遇災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

之此宣王之所以中興也知天災有可銷去之理
則無疑於天人之際而知所以自求多福矣日者
陽也陽為君為父為夫為中國苟有食之斯為變
矣食至於既變又大矣言日不言朔食不在朔也
日之食必在朔食不在朔歷差也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襄仲殺太子惡敬嬴為之也敬嬴非嫡而薨以夫
人葬以小君魯君臣之責深矣春秋作而亂臣賊
子懼蓋為是也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葬不為雨止以其有雨備也雨不克葬是無雨備
潦車載蓑笠士喪禮也諸侯葬其母而無雨備豈
禮也哉

城平陽

平陽魯邑也冬使民時也然宣公葬母不能為雨
備不易時而遽興土工罪不可逃矣

楚師伐陳

前年晉衛侵陳以其即楚之故至是楚始伐之是
楚未能盡得志於陳也楚子陸渾之後觀兵周疆
問鼎輕重是年疆舒蓼及於滑汭盟吳越而還其

疆至矣然猶未盡得志於陳鄭之間當是時使中
國之君臣能恐懼自治明其政令何遽不能過其
鋒哉

又十年二月七日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
古者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
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狩周制六年五服一朝又
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
所以考制度尊天子也故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
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穀梁子以為天

子無事諸侯相朝誤矣禮所謂兩君相見者不能無是事耳非定制也此年小聘三年大聘諸侯交相聘問則有定制矣故曰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是故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三王之通制也義之所在非由外鑠根諸人心達之天下先王爲之節文著爲典訓苟不狂惑其誰能渝之宣公即位九年兩朝于齊乃一使其大夫聘于周室王迹旣熄綱常淪斁逆施倒置恬不爲異春秋之作其得已哉直書于策比而讀之而無懼心者吾不知矣

齊侯伐萊

萊微國也三年之間兩勤兵於萊齊侯之志可見於此矣

秋取根牟

曾侯之志猶齊侯也

八月滕子卒

名不登載書簡牘則不名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代陳

晉白靈公不君之後沒不競於楚楚之政今日修
兵力日強然聖人之情常拳拳有望於晉非私之
也華夷之辯當如是也前年陳受楚伐勢必向楚
扈之會乃為陳也陳不即晉苟林父能併將諸侯
之師以伐陳春秋蓋善之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書地不卒于國都也不書葬魯不會也

宋人圍滕

滕雖小國圍之則非將卑師少也滕子卒未數月
與兵圍之書人之為貶明矣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伐陳救鄭晉之諸臣猶未忘文公之霸業春秋蓋
善之

陳殺其大夫洩冶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洩冶以直諫見殺名之陳罪
著矣

又七月十七日

六月宋師伐滕

宋大國也滕小國也滕安能害宋宋之伐滕陵蔑
小弱以逞所欲耳左氏謂滕人恃晉而不事宋然

晉之伯業方不競滕固微國何恃之有或者事晉之故而有關於宋故歟宋亦何義而責滕之事已大當字小恤其不及焉可也去年因其喪而圍之今年又興師而伐之其為陵蔑小弱以逞所欲明矣陳常弑其君孔子朝魯侯而請討之前月陳方以弑君告宋為鄰邦不知此何時耶而牟牟焉興師伐滕以逞所欲尚得為有人心者乎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宣公為弑君者所立懼齊見討故事齊以求免齊悅其事已而定其位自是齊魯之交厚而魯之事齊甚謹齊侯之卒宣公既身奔其喪及其葬也又使其貴卿往會直書于策亂臣賊子得無懼乎歸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弑君者仲遂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氏謂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遷諸侯伐鄭而稱人貶也晉楚爭鄭為日久矣春秋常欲晉之得鄭而不欲楚之得鄭與鄭之從晉而不與鄭之從楚是貴晉而賤楚也晉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為中國也中國之所以可貴者以其有禮義也鄭介居二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亦其勢然也今晉不

能莠鄭致其從楚陳又有弑君之賊晉不能告之
天王輦罪致討而乃汲汲於爭鄭是所謂禮義者
滅矣其罪可勝誅哉書人以貶聖人於是絕晉望
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宣公即位十年屢朝于齊而未嘗一朝于周能奔
諸侯之喪而不能奔天王之喪能使其貴卿會齊
侯之葬而不能使人會天王之葬如是而天王猶
使王季子來聘則冠履倒置君臣之倫汨喪殆盡
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魯之伐邾無以異於宋之伐滕特書取繹罪益重
矣

又十一月二十三日

大水

太極判而為陰陽陰陽播而為五行天一生水地
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
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五奇天
數陽也五偶地數陰也陰陽奇偶相與配合而五
行生成備矣故太極判而為陰陽陰陽即太極也

陰陽播而爲五行五行即陰陽也塞宇宙之間何
往而非五行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七爰稼穡
穀即土也以其民命所係別爲一府總之則五行
也洪範九章初一日五行此其在天之本也次二
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
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
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
極者此其在人之用而所以燮理陰陽者也日月
五緯謂之七政四時行焉歷數興焉人君代天理
物歷數在躬財成輔相參贊燮理之任於是乎在

故堯命羲和舜在璿璣皆二典大政夫金穰水毀
木饑火旱天之行也堯有九年之水則曰洚水警
子蓋以爲已責也昔之聖人小心翼翼臨深履冰
參前倚衡疇昔之所以事天敬天畏天者蓋無所
不用其極而蓄變之來亦未嘗不以爲已之責周
道之衰王迹既熄諸侯放肆代天之任其誰尸之
春秋之書災異非明乎易之太極書之洪範者孰
足以知夫子之心哉漢儒專門之學流爲術數推
類求驗旁引曲取徇流忘源古道榛塞後人覺其
附會之失反滋怠忽之過董仲舒劉向猶不能免

吁可歎哉是年之水仲舒以為伐邾之故而向則以為殺子赤之咎是奚足以知天道而見聖人之心哉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宣公是年身如齊者二使其臣如齊者三聞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矣未聞身如京師與使其臣如京師也不待詳攷其事而罪已著矣左氏載行父出莒僕之事陳誼甚高且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齊惠公之卒公既親奔其喪矣王季子之聘魯未易時而行父

僕僕往聘于齊知事君之禮而奉以周旋者果如是乎歸父之往則以取繹之故齊惠公卒未踰年而國佐寔來徇私棄禮見利而不顧義安然行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心之泯滅一至於此吁可畏哉

饑

作之君師所以助上帝寵綏四方故君者所以為民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歲之饑穰百姓之命係焉天下之事孰重於此春秋書饑蓋始於是聖人

之意豈特以責魯之君哉

楚子伐鄭

當是時晉伯既不復可望齊魯之間孰爛如此楚子之肆行其誰遏之伐鄭之書聖人所傷深矣左氏所載士會逐楚師于潁比不見於經縱或有之亦不足為輕重也

荆門軍上元設廳講義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是

極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古先聖王皇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凡厥庶民皆能保極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叶氣嘉生薰為太平嚮用五福此之謂也皇建其有極即是欽此五福以錫庶民捨極而言福是虛言也是妄言也是不明理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即極也凡民之生均有是極但其氣稟有清濁智識有開塞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古先聖賢與民同類所謂天民之先覺者也以斯道覺斯民者即皇建其有極也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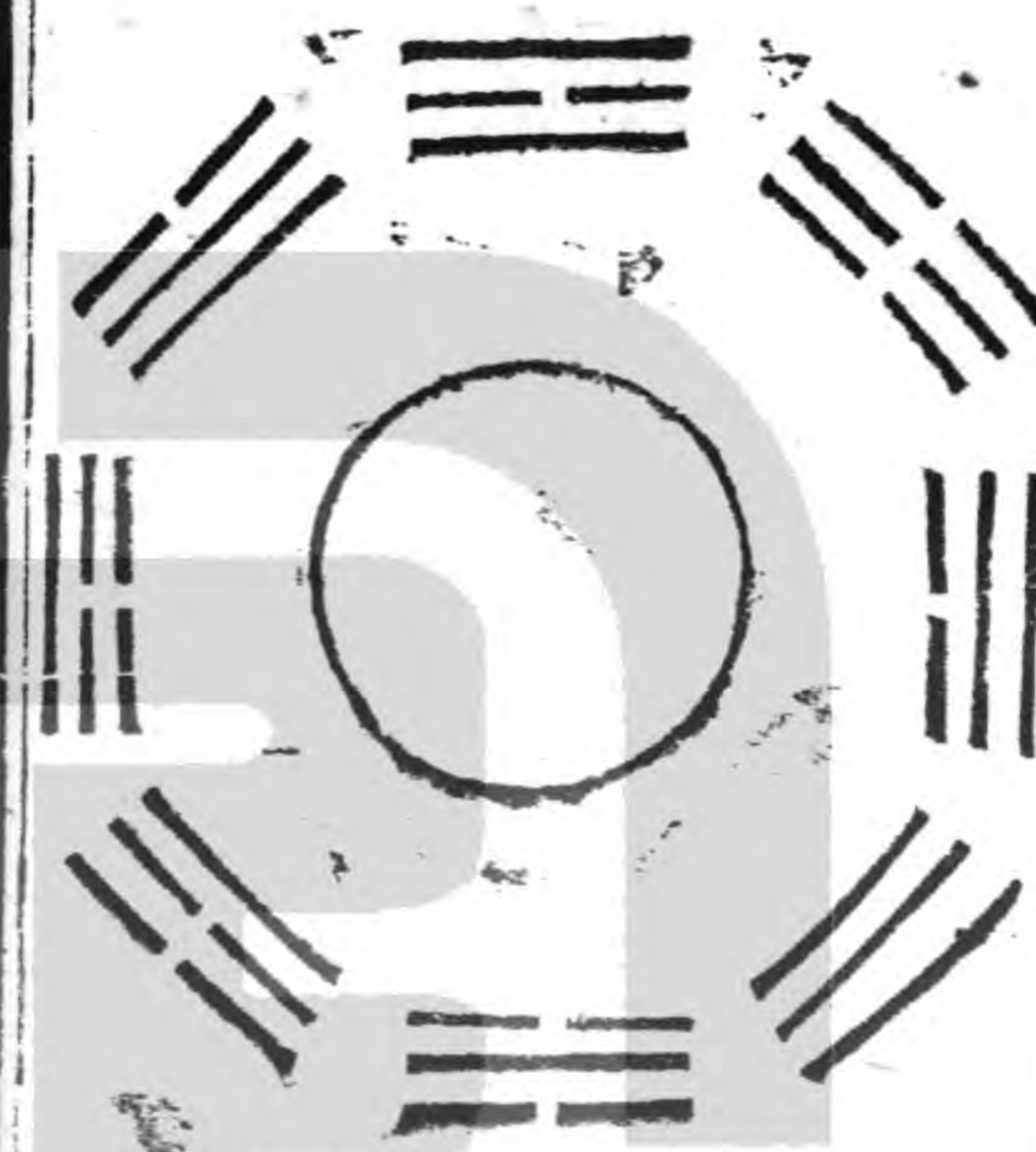
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今 聖天子重明于
上代天理物承天從事皇建其極是彝是訓于帝
其訓無非欽此五福以錫爾庶民郡守縣令承流
宣化即是承宣此福為 聖天子以錫爾庶民也
凡爾庶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即惟皇上帝所
降之衷今 聖天子所錫之福也若能保有是心
即為保極宜得其壽宜得其福宜得康寧是謂攸
好德是謂考終命凡爾庶民知有君臣知有上下
知有中國夷狄知有善惡知有是非父知慈子知
孝兄知友弟知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即惟皇上

帝所降之衷今聖天子所錫之福也身或不壽此
心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康寧
或為國死事殺身成仁亦為考終命實論五福但
當論人一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
是禍世俗不曉只將目前富貴為福目前患難為
禍不知富貴之人若其心邪其事惡是逆天地逆
鬼神悖聖賢之訓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不宥
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自害其身靜時回思
亦有不可自欺自瞞者若於此時更復自欺自瞞
是直欲自絕滅其本心也縱是日前富貴正人觀

之無異在因固糞穢之中也患難之人其心若正其事若善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聖賢之訓不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佑聖賢君師所當與不辱父祖不負其身仰無所愧俯無所作雖在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達者觀之即是福德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但自考其心則知福祥殃咎之至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必然之理也愚人不能遷善遠罪但貪求富貴却祈神佛以求福不知神佛在何處何緣得福以與不善之人也皇極在洪範九疇之中乃

洪範根本經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 聖天子建用皇極亦是受天所錫歟時五福錫爾庶民者即是以此心敷于教化政事以發明爾庶民天降之衷不令陷溺爾庶民能保全此心不陷邪惡即為保極可以報 聖天子教育之恩長享五福更不必別求神佛也洪範一篇著在尚書今人多讀未必能曉大義若其心正其事善雖不曾識字亦自有讀書之功其心不正其事不善雖多讀書有何所用用之不善反增罪惡耳常歲以是日建醮於設廳為民祈福竊惟 聖天子建用皇極以臨天

下郡縣之吏所宜與爾庶民惟皇之極以近天子之光謹發明洪範欽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亦庶幾承流宣化之萬一仍畧書九疇次叙圖其象數于后恐不曾讀書者欲知大槩亦取為善求福之心詩曰自求多福正謂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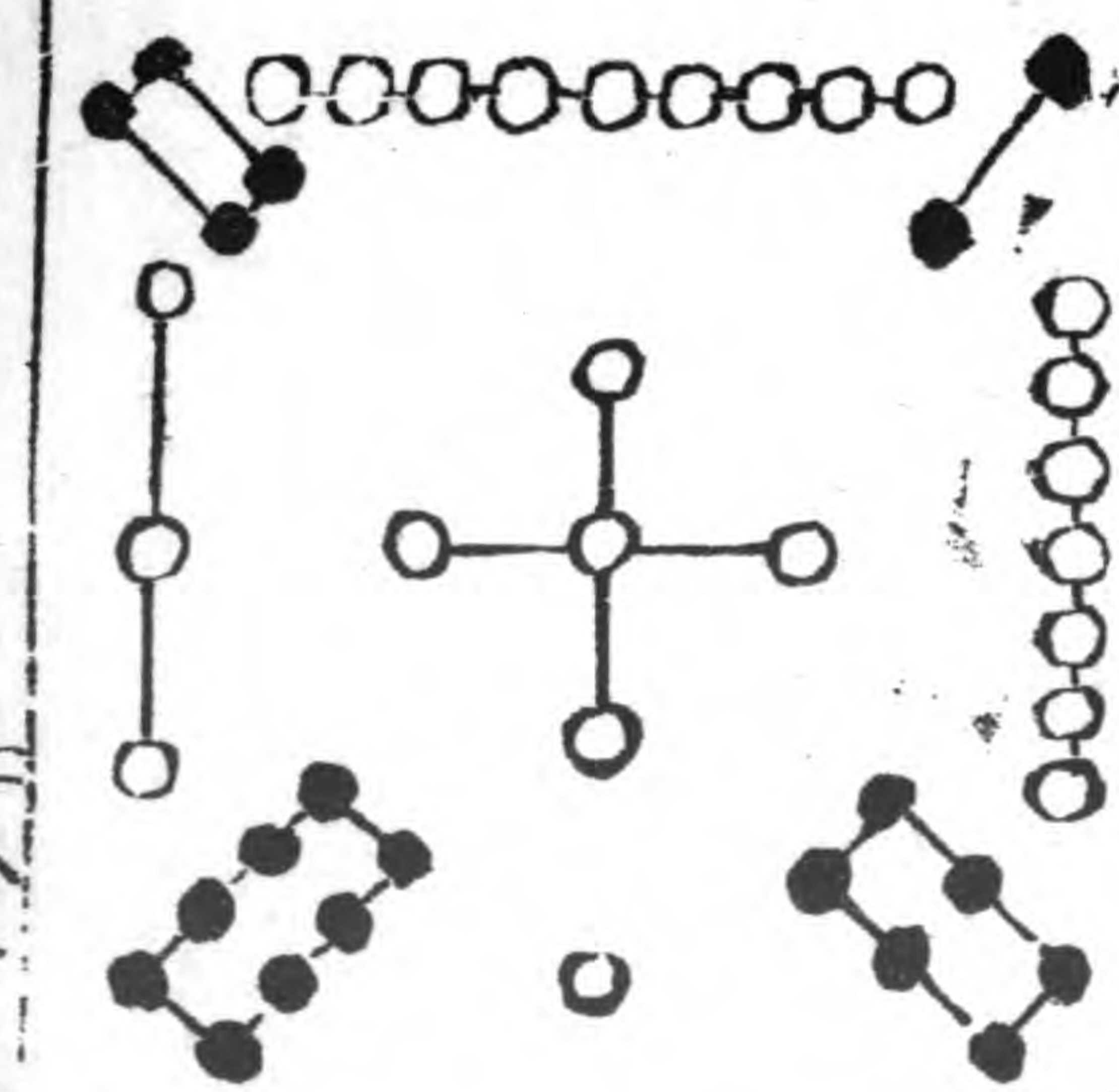


象
太極
坎

乾

震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乾為天坤為地震為雷巽為風坎為水離為火艮為山兌為澤
乾三連坤六斷震仰于盂艮覆盆兌上缺巽下短離中虛坎中滿



數
九
五
一

二
七
六

四
三
八

洪範九疇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載九履一

左三右七

二四爲肩

六八爲足

縱橫數之皆十五

象山先生全集卷二十三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四

策問

問語有之曰人之相去如九牛毛或者疑其言之過
晉人有解之者曰巢許遜天下而市道小人爭半錢
之利此其相去何啻九牛毛哉其言誠辯矣然嘗病
其意之未廣先儒論人之量曰有天地之量有江海
之量有鐘鼎之量有斗筲之量其意廣矣而嘗嘆乎
言之難備生乎天地之間具人之形體均之爲人也
品類差等何其若是之相遼絕哉今夫天下之俗固
不可以言古然蒙被先王之澤士之求堯舜孔子之

道者日衆而儒宮學館之間有父兄之所教有師友之所講磨而考其所向則有常人之所恥者此其與求堯舜孔子之道而期於必至何啻九牛一毛哉二三子各悉究其日履之所鄉嘗試相與共評斯語毋徒爲場屋課試之文試言人之所以相去若是遼絕者何故已之氣質已之趨鄉當在何地今日之用心今日之致力者其實何如將有所攷焉

問齊欲稱東帝鄒魯之臣妾肯死而不肯從之秦欲稱西帝魯仲連肯死而不肯從之夫以齊秦之強力足以帝天下而卒沮於匹夫之一辭固國不以山谿

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孟子之言於是信矣西漢不崇禮義好言時宜叔孫通陸賈之徒號稱以儒見用綜其實殆未有以殊於奇謀祕計之士也高祖寬大長者之稱見於起兵之日惟恐沛公不爲秦王則長安之民所以愛戴之者亦可謂深且素矣繼以文景之仁愛武宣之政令所以維持之者亦後世所鮮儷元成哀平雖浸以微弱亦非有暴驚淫虐之行然區區新莽舉漢鼎而移之若振槁葉天下懾然莫之敢爭東都之興光武之度不洪於高祖明帝之察慧有愧於文景多矣章帝之仁柔殆伯仲於元成之

問自是而降無足譏矣然綿祀埒於西漢以曹操之
強其所自致者不後於高光然終其身不敢去臣位
視天下有孔北海如孺子之有嚴師傅凜然於几席
之上而不敢肆也推其所自則尊禮卓茂以為太傅
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講論經理夜分乃寐殆未可以
文具而厚非之也於身於家於國於天下初不可以
二理觀二三子盍自其身而觀之以及於家於國於
天下而備論夫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
革之利之道有道之世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商旅議
於市皆朝廷之所樂聞而非所禁也有能究唐虞三

之政論兩漢之得失以及乎當世之務者其悉書
之毋隱

問異端之說自周以前不見於傳記後世所同信其
為夫子之言而無疑者惟春秋十翼論語孝經與戴
記中庸大學等篇論語有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之說
然不知所謂異端者果何所指至孟子乃始闢楊墨
闢許行闢告子後人指楊墨等為異端孟子之書亦
不目以異端不知夫子所謂異端者果何等耶論語
有曰鄉原德之賊也孟子亦屢言鄉原之害若鄉原
者豈夫子所謂異端耶果謂此等則非止鄉原而已

也其他亦有可得而推知者乎孟子之後以儒稱於
當世者荀卿揚雄王通韓愈四子最著荀子有非十
二子篇子思孟軻與焉荀子去孟子未遠觀其言甚
尊孔子嚴王霸之辨隆師隆禮則其學必有所傳亦
必自孔氏者也而乃甚非子思孟軻何耶至言子夏
子游子張又皆斥以賤儒則其所師者果何人而所
傳者果何道耶其所以排子思孟軻子夏子游子張
者果皆出其私意私說而舉無足稽耶抑亦有當攷
而論之者耶老莊蓋後世所謂異端者傳記所載老
子蓋出於夫子之前然不聞夫子有闢之之說孟子

亦不聞老子獨楊朱之學考其源流則出於老氏然
亦不知孟子之辭畧不及於老氏何耶至楊子始言
老子樞提仁義絕滅禮樂吾無取焉耳然又有取於
其言道德韓愈作原道始力排老子之言道德佛入
中國在楊子之後其事與其書入中國始於漢其道
之行乎中國始於梁至唐而盛韓愈闢之甚力而不
能勝王通則又渾三家之學而無所譏貶浮屠老氏
之教遂與儒學鼎列於天下天下奔走而鄉之者蓋
在彼而不在此也愚民以禍福歸鄉之者則佛老等
以其道而收羅天下之英傑者則又不在於老而在

於佛故近世大儒有曰昔之入人也因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謂佛氏之學也百家滿天下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此莊子所以有彼是相非之說也要知天下之理唯一是而已彼其所以交攻相非而莫之統一者無乃未至於一是之地而然耶抑亦是非固自有定而惑者不可必其解蔽者不可必其開而道之行不行亦有時與命而然耶道固非初學之所敢輕議而標的所在志願所向則亦不可不早辯而素定之也故願與諸君熟論而深訂之

問夫子生於周末自謂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當時從之遊者三千門人高第如宰我子貢有若之徒所以推尊之者至謂賢於堯舜謂自生民以來未之有謂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千載之後未有以其言為過者古聖人固多至推以為斯道主則惟夫子苟有志于斯道者孰不願學夫子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傳魯子則有孝經子思所傳則有中庸門人所記則有論語簡編雖出煨燼而西都搜求參校之詳猶足傳信凡此固夫子所以詔教後世而後世所以學夫子者亦未有捨此而能得其門者也

論語載當時問答與壽昔訓詞既不得親炙於當時則視其所載亦可以如親聞於當時也然學必有業不知當時在夫子之門者業果安在由治千乘之賦求宰百乘之家亦可使與賓客言二三子蓋自謂其能而夫子亦以是許之不識其在夫子之門獨以是為業乎抑亦所學於夫子者又不在是也他日獨立伯魚過庭乃使學詩既學矣他日乃使之學禮不識伯魚之未學詩也亦有所學乎無也既學禮矣亦有所學乎無也小子何莫學夫詩又曰興於詩夫子蓋屢教人以學詩不識凡居夫子之門者舉皆以學詩

業乎陳亢固在弟子列乃問伯魚而後聞詩聞禮無乃先是未知其說乎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此固門弟子紀述之辭然亦必有所據而言所謂文行忠信者果何如而以為教也三千之中獨薦顏淵為好學而稱之則曰終日不違如愚曰三月不違仁曰不改其樂曰不遷怒不貳過不識亦有可得而知者乎讀論語者固當求所以為學之方日肄之業故願與諸君論其所疑夫子之所以教人與當時門弟子之所以學於夫子者苟不在是而今日學者之所患亦不在是則亦願與諸君備論而索言之毋略

問聖人備物制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是故網罟耒
耜柝臼作而民不艱于食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而民
不病于居服牛乘馬剡舟剡楫而民得以濟險弦弧
剡矢重門擊柝而民得以禦暴凡聖人之所為無非
以利天下也二典載堯舜之事而命羲和授民時禹
平水土稷降播種為當時首政急務梁惠王問何以
利吾國未有它過而孟子何遽闢之峻辯之力夫子
亦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遲欲學圃亦斥以
為小人何也孟子曰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
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闢土地充府庫約與國

爭必克此其為國之利固亦不細而孟子顧以為民
賊何也豈儒者之道將坐視土地之荒蕪府庫之空
竭鄰國之侵陵而不為之計而徒以仁義自解如徐
偃王宋襄公者為然耶不然則孟子之說亦不可以
鹵莽觀而世俗之蔽亦不可以不深究而明辯之也
世以儒者為無用仁義為空言不深究其實則無用
之譏空言之誚殆未可以苟逃也願與諸君論之
問古不以科舉取士天下之從事者不專於文至漢
始射策決科然仕進者不一途習其業者未始專且
重也綿延以至於唐進士為重選習其文者殆遍天

下至于今不變文宜益工於古然六經之文先秦古書自漢而視之已不可及由漢以降視漢之文又不可及矣唐三百年文章宗伯惟韓退之其次柳子厚而二人皆服膺西漢之文章恨悼當世鮮有能共興者何耶夫文一也豈科舉之文與古之文固殊而不可同耶何其習之者益專且衆而益不如也言而不文行之不遠子以四教文與居一焉文固聖人所不廢也然夫子四科善言德行者不在言語之科而言語又不與文學自小子應對至於會同之相四方之使言語之用亦重矣而反不與文學則所謂文學者

果何所習而何所用耶科舉取士未遠可變而諸公於科舉之習亦未能遽免方將朝夕從事於文其所以為文者可不深知乎願與諸君論之

問盡信書不如無書理固然也然自書出煨燼千有餘年其更賢知多矣則所同尊而信之者固不可聚以書不可盡信而不之信也然亦不可以人之所同信而苟信之而弗之思也觀古人之書泛然而不得其實則如弗觀而已矣孔子惡鄉原語孟載之詳矣夫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自以為是人皆悅之此鄉原之行也夫苟自以為是而人皆悅之則必以為

真忠信真廉潔者矣。獨自孟子言之，則以爲似。王至
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此孟子之言也。今鄉原者，人皆
悅之，而夫子惡之。人皆以爲忠信廉潔，而孟子獨以
爲似之。此人之所同然者，而夫子孟子乃不與之同。
何也？居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夫居斯世，爲斯
世而善果有不可者乎？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
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夫言
不顧行，行不顧言，誠足病也。而又不謂是何耶？孟子
闢楊墨，蓋自比於禹之洪水，周公之驅虎豹，夫楊朱
墨翟皆當時賢者，自孟子視之，則爲先進。孟子之

人猶曰：孔魯墨子之賢，墨子之賢，蓋比於孔魯。楊朱
之道，能使舍者避席，湯者避竈，猶以爲未也。進而至
於爭席爭竈，則其所得豈淺淺者哉？而孟子闢之，至
曰：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又曰：天下之言，不歸揚而歸
墨，夫燕愛之無父，爲我之無君，由孟子之言而辯釋
之，雖五尺童子，粗習書數者，立談之頃，亦可解了。豈
有以大賢如楊朱墨翟，其操履言論，足以傾天下之
士，而曾不知此，必待孟子之深言力闢，貽好辯之譏
而猶未得以盡白於天下，而熄其說，何耶？若曰：此皆
聖賢之事，後學未敢妄措其說，則孟子固曰：能言距

揚墨者聖人之徒必不敢少置其思措其議是不得
為聖人之徒矣亦何以學為且書稱為學遜志記稱
學不躡等而顏子則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
亦若是成颺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公
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必如顏子成颺
公明儀之言無乃與遜志不躡等之說悖乎苟以為
必顏子成颺公明儀而後敢為此言則滕文公好馳
馬試劍未嘗學問而孟子亦遽勉之以是何也願與
諸君併論其說毋愛詞

問欲學耕必問諸農欲學斲必問諸工天下之事非

可以浪為之也業是事而不知本末則浪為之而已
唐虞商周之佐起於隱釣而登宰輔其道前定其業
既修固矣陳平韓信佐高祖取天下其將相之業皆
素定於困窮之時此豈偶然而成者耶又如諸葛孔
明抱膝長嘯祖述之聞雞起舞雖其功業不能大酬
其志而人皆信其始志之不妄也後世豪傑之士各
以其才自見於當時雖未可責以古人之學而觀其
規模先定則與泛泛浪為者殊也今諸君求講古聖
賢之書從事於古聖賢之學不識規模果有先定如
古人者乎夫子之門如由治千乘之賦求宰百乘之

家二人皆以此自許夫子亦以是許之不識諸君自
知其才而入信之有如此者乎曾子鏗爾舍瑟而言
志不知其所志果何事而其志果何如夫子喟然嘆
而與之果何所取而然耶夫子稱顏子終日不違如
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夫終日如愚可
知者也而所謂終日不違者果何道而亦足以發者
果何事也古人雖不可妄議然讀其書爲其事可不
知其說乎不然亦願聞諸君之志

問知人古所難以堯之聖其知鯀蓋審及四岳請試
之猶不敢必漢高祖亡命崛起亦不知書其得天下

死有天命初非盡出其智謀然其於知人亦異矣張
良授書老父爲它人言不省而帝能聽之陳平韞信
葬不能用而帝用之至告呂后以後日將相之任撥
擠其才能殆若權度雖善論人物者未必逮此世見
其言之符契遂謂其得異書前知其事者非也顧不
知高祖果何以能之耶文帝世稱賢君儒者之論往
往以爲優於七制賈生慷慨言事帝抑不用世以爲
非不知生獨以其壯銳不更涉姑少抑之以老其才
耳賈生姑不論當時之才豈獨止生耶然匈奴大侵
邊數四帝不能堪至御按講武拊髀求將遠想庶頗

李牧乃為馮唐所慚則平日所以收羅人才者可知矣武帝號雄才大畧然終其身無一名宰相快心胡越取前世紅腐之粟貫朽之錢而空之至於海內虛耗戶口減半輪臺之詔終亦自悔悼而已未聞有一人能開悟之者豈當世獨無其人耶是又不可以厚誣也知人固所難而為天下以人為本使終於不能知則天下亦終不可為矣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臯陶曰在知人又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豈可以終不知之耶知人則必有道矣願併與漢三君論之

周遊蒙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庾公之斯遊子濯孺子子濯孺子知其獲免曰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論學取友必入學十年而後可責然自其一年辯志則所辯者即其事也取友之事亦有不

得不論者矣自非聖人安能每事盡善人誰無過如以其行之有過事之不善而遂絕之則是天下皆無可教之人矣逢蒙思天下惟羿為愈已然後萌殺羿之心將何以使羿能逆知之而不教之耶必以為不可知則子濯孺子未嘗識庾公之斯而能知其端人何也所謂端人果何如其端而知之者果何如其知

之也三子其詳言其本末而備論之亦群居之大益也

問書稱堯舜禹臯陶皆曰若稽古記稱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傳說告高宗曰事不師古以克求世匪說攸聞所貴乎聖人者以其寬洪博大無自用自私之心其所施設必有稽考祖述理固然也然所謂稽考祖述者果獨取其無自用自私之心而然耶亦其事之施設必於古有所考而後能有所濟也如曰事必於古有所考而後能有所濟則如網罟耒耜白弧矢舟楫棟宇棺槨書契皆上世所無有而後世聖人

創之而皆能有濟何耶若曰是事之小者因時而創制至其大者則必有所師法而後可則如堯傳天下不與子不與在朝之大臣舉舜於匹夫而授之果何所師法耶堯傳舜舜傳禹禹獨與子而傳以世此又何耶湯傳伊尹伊尹有天下孔子匹夫而作春秋此事之莫大焉者而亦若此無乃與稽古之說戾乎且均之為事亦安有大小之間哉今之天下所謂古者有堯舜有三代自秦而降歷代固多而其昭昭者曰漢曰唐其君之賢者甚衆事之施設蓋有不勝其異今朝廷有祖宗故事祖宗故事尚且不一今欲建一事而

必師古則將安所適從如必擇其事之與吾意合者而師之無乃有師古之名而居自用之實乎若曰吾擇其當於理者而師之則亦惟理之是從而已師古之說無乃亦持其虛說而已乎二三子其詳考而備論之

問中庸稱隱惡而尚書載其受終巡狩之後獨汲汲於明刑自四罪而放之流之竄之殛之無乃與隱惡之意異耶孔子自言為政以德又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又曰政者正也季康子問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宜不尚刑

也而其為魯司寇七日必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而後足以風動乎人此又何也夫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湯德足以及禽獸而不行於葛伯必舉兵征之又東征西征不已必十一征而天下服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而不行於崇必再駕而後降至伐阮共伐密須伐玁狁伐昆夷蓋未始不以兵何耶七國用兵爭強攻城取地如恐不及而孟子乃遊於其間言深耕易耨修其孝弟忠信之事曰仁義而已曰仁者無敵曰強為善而已矣曰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聖甲利兵曰齊王猶反手耳曰天下莫不與也其

說儻可信乎願究其說而悉言之毋畧

問高宗得傳說以夢文王得呂望以卜置相重事而
夢卜是信可乎洪範稽疑自乃心卿士庶人而後及
卜筮大舜命禹必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
龜筮協從夢卜似非聖賢所宜專信者高宗之知傳
說文王之知呂望其必有不止於夢卜者矣儻可得
而考乎鮑叔言管仲齊威公用之徐庶言諸葛孔明
蜀先主用之威公先主豈惟人言是信耶管仲與威
公讐也而至於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先主既見孔明
雖關張之愛將不能間至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

水也觀此則二君二臣之所以相知者果不奇矣
相知之處果安在耶諸君其併言之將以觀其所蘊
問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入大學小學教之射御
書數大學之道則歸乎明明德於天下者今教童稚
不過使之習字畫讀書稍長則教之屬文讀書則自
孝經論語以及六經子史屬文則自詩對至於所謂
經義詞賦論策者不識能有古者小學大學之遺意
乎若曰今之教人者不必如古惟使之能為文應有
司程度可以取科第而已則竊有疑焉幼所誦書長
必知其意義及其作文則所謂題目者又皆出於古

書則必能言其義而後文可成也如孝經首章所謂
立身行道論語首章言學而時習之孟子首章言何
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不知果何如而立身何如而
行道所學所習果何道何業利與仁義何如而辯若
此等類今之爲文者果有不必知之者乎若曰今之
教人者與古大異言之於口筆之於紙施之於場屋
者不必有其實巧與勤者斯可矣然亦不廢仁義忠
信之道兩者並行不相悖不識有是理乎夫仁義忠
信之道古人汲汲學之猶懼有闕今悉力從事者初
不在是而曰自能不廢則是今人才質過古人遠矣

不然則是父語其子兄語其弟友朋之群居相與
事者皆爲欺爲僞相驅入於吾獲陷穽也而可安乎
諸君幸詳考備究而精言之當得其實而後可

問夫子講道洙泗論語所載問仁者不一又曰子罕
言仁如陳文子令尹子文之所爲皆世所難得而不
許以仁如子夏子路冉有之徒皆不許以仁豈仁之
爲道大而非常人所能遽及耶審如是則所謂罕言
者是聖人之教人常秘其大者而姑以其小者語之
也且以子路子貢冉有皆聖門之高弟其所自立者
皆足以師表百世令尹子文陳文子皆列國之賢大

夫非獨當時所難得人品如此蓋亦古今天下之所
難得也然而猶皆不足以與於仁則今日之學者宜
皆絕意於仁不當復有所擬議矣今世讀書者未有
不先論語自童子而已誦習之矣不識學者每讀至
言仁處果可置而不思乎亦可試思而不必其遂知
之也今世又以科舉取士苟其題之言仁者又將累
累而言之其為誣欺無乃已甚乎諸生方將從事於
聖人之學近世言仁者亦衆而持罕言之說以排言
仁者亦衆故願與諸生論之

問天之生物自足以供一世之用天之生才亦猶是
也古之興王未嘗借才於異代而後世常患人才之
不足或者歸咎於科舉以為教之以課試之文章非
獨不足以成天下之材反從而困苦毀壞之科舉固
非古然觀其課試之文章則聖人之經前代之史道
德仁義之宗治亂興亡得喪之故皆粹然於其中則
其與古之所謂學古入官學而優則仕者何異困苦
毀壞之說其信然乎不也人才之不如古其故安在
抑果未嘗無才而獨上之所以取而用之者未至耶
願有以究其說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四



象山全集卷四

四

